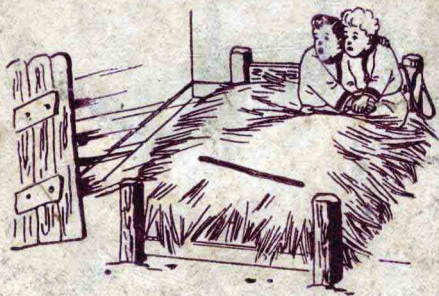


藏寶的中林森



錄 目

意外的消息·····	一
可怕的夜·····	八
一個嚴正的陌生人·····	二六
森林中的宴會·····	三五
求援·····	四〇
可怕的夜破謎了·····	五四
森林裏的火災·····	六二
誰是尼基達·雪拉格萊維奇·····	七五
「有益的話」·····	八二

意外的消息

荒蕪的，蔓生着艾蒿和車前草的馬路，正中，有着不容易看清楚的车轍，它往山裏伸展着；而在山背後，往下面，到一條河。

由高山後面，太陽剛剛準備窺探過來，路上的青草，從露水上發着銀光。馬路的末端，一輛滑車咯吱咯吱地哼着，一個十二歲的男孩，往路上跑來了。他迅速地彈跳着兩隻赤脚，把濡濕的脚印留在含着露水的青草上，跑過馬路，攀上一間小屋子的圍牆，把臉貼到綠色的窗門。

「舍利沙！」他用僅僅聽得見的聲音叫起來，而且歪着頭，傾聽着。「舍利沙，醒來吧！呵，你，一隻懶松鷄呵！」

小屋子裏沒有動靜。

「舍利沙！」男孩躁急地重複着，把住窗門，用力要把牠打開。「給你講

話，起身吧！我要說一件……」

從裏面回答着微弱的哇啦聲。窗門嘎吱一響，打開了。

「米薩，你有什麼事呀？」一個孩子的嗓音輕輕地回答着，接着，一個不怎樣蓬亂的，稍爲光滑的頭，從打開的窗口伸出來了。

「爸爸在夜裏回來了，」米薩偷偷地說。「你想一想，他爲什麼到森林裏去呢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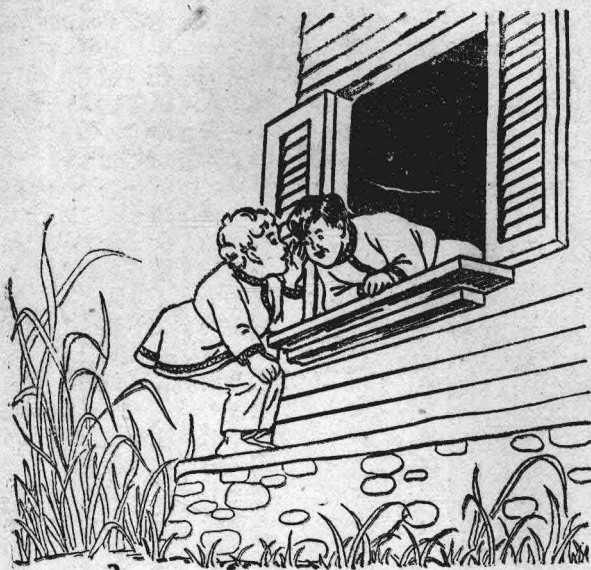
「呸……」舍利沙只能這樣回答。

米薩沉默了一下。

「去採黃金。就是爲着這個呀！」最後他直說出來。「我聽見他告訴媽媽的。」

「發現寶物嗎？」舍利沙一下子從自己的窗口跳到馬路上來。「很多黃金嗎？」

「什麼寶物呀？」米薩奇怪起來。「我說的是黃金。」



爸爸昨夜回来了

「呸，什麼，什麼：呸，就好比強盜們埋起來的那種啦，他們會隱藏自己的寶物的……」舍利沙固執着。

「不是寶物，而是黃金。你要知道，黃金是生在地裏的。在無名小河上；那裏，老早在革命前就開金鑛了，可是以後就丟荒啦。這樣，爸爸就去找黃金。他是一個人去的，要是找不到黃金，就免得被人笑話。可是他真的找到了——帶來一塊小礦石，我看見的。爸爸已經到工廠去見過廠長了。爸爸說，礦山就要開掘的，開採黃金啦……」

「那麼，米薩，我們一定親自找黃金去。」舍利沙很快地說。「即使檢到一點點，一小袋也好。那時候，我們就可以建築一個生物庇護所（註二），養各種各樣的野獸，這多好啊！好像在阿斯卡尼亞（註二），或者在美國的伊耶洛烏斯頓公園（註三）一樣，實在的，野獸們自己會集合到那裏去的。比方，你沿着森林走去，而從樹叢裏，一隻熊仔碰上你了，或者忽然碰上一隻母鹿，後面跟着一隻鹿仔。牠走着，有兩條長長的小腿，好輕巧的呵。」他幻想地嘮叨着。

「而在北方的小河裏呢，我們就要養海狸了。米薩，你想怎麼樣？」

「一個養各種各樣野獸的生物庇護所，那不錯呀！我一定要用黃金造一輛大坦克。在牠上面寫：『殺死敵人！』——『第四年級學生米海洛·雪拉格葉夫獻給紅軍的禮物』。這完全可以辦到的！」

「坦克很好，或者就是兩輛吧，我也要獻坦克咧。」舍利沙歡喜地同意了。

「假如我們努力找到更多的黃金，生物庇護所也可以造的。只是，要怎樣去找呢？」

「我去找，一定去找。」米薩堅決地說。「我已經想好了。明天一早就出發。我要告訴家裏。說是捉魚去，不然，他們是不會答應的。」

「去吧！可是你認得路嗎？不會在森林裏迷路嗎？」舍利沙追問着。

米薩輕蔑地聳聳肩膀。

「森林裏每一棵灌木我都熟悉。那時我難道會迷路嗎？爸爸說過：通過北面的一個沼地，而在那裏沿着小路稍爲向左轉，就到一株被電燒焦的菩提樹那

裏了。按着所有的記號走去。非常簡單……不過要和誰一道去呢？」米薩把自己話打斷了。

「還要說和誰一道去嗎？」舍利沙驚異地說。「難道你不帶我去找黃金嗎？」

「你？」米薩慢慢地盤問着。「你是那裏人，你是城裏人，走不到呵！你夜間在森林裏還會害怕呢。」

「我什麼也不害怕。」舍利沙執拗地說，由於受污辱而臉色變白了。「我在這裏已經住上兩個星期了，和你一道在小河裏洗過澡，也曾和你一道去找過蜂窠……很要好，沒有別的話說，如果現在你自己……」舍利沙沒有說完話，氣憤地轉過身去了。

米薩沉默地，像一向在困難的時候一樣，用左手抓住自己的赤色頭髮，用出全力絞扭着牠。

「我帶你去呀！」他突然堅決地說。「請你注意，我不過是說，萬一你走不到呢！可是不要對誰提起，說我們要往那裏去呵。你要對婦娘說——我們到

蘇夫龍外祖父那裏去找蜂窠，捉魚。要去一個星期。要她給麵包和油，以及所有需要的東西。而我們在一星期後就回來的，至少你可以拿到一小袋的黃金——好吧！」

「好啊！」舍利沙在狂喜中叫起來，叫得這樣大聲，連那在台階邊安靜地晒着太陽的七面雞，也歪斜着跳到一邊去，生氣地喋喋地叫着某種咒語了。

(註一)生物庇護所和普通公園不同。它不是專門供人遊覽的。在蘇聯，生物庇護所的創設，不僅僅是保護動物植物，讓牠們自然生長；而且要用科學方法，對動植物的分佈狀況作合理的調整，改造牠們的品種，使生物的繁殖對人類生活更爲有利。——譯者

(註二)阿斯卡尼亞在烏克蘭南部，蘇聯政府在這裏設有一個草原生物庇護所，占地五萬公頃，包括草原內所有的動、植物園，池苑，森林，農場。在動物園內有野牛，斑馬、駝鳥、紅鶴等動物居息着。——譯者

(註三)伊耶洛烏斯頓公園即有名的美國黃石公園，在美國西北部落磯山中。——譯者

可怕的夜

古舊的獵人的冬屋，甚至走近去也不容易發覺的。——它的木頭牆是變得這麼黑了，屋頂上蔓生着茂密的青苔。只有它的上半截露出地面。厚而很低的門是半開着。當兩個孩子停止在小屋附近的空地邊緣上的時候，天色已經變黑了。

「看見嗎？」米薩伸手指着那間冬屋，誇耀地說：「我按照地圖引路啦！」舍利沙尊重地望着他。事實上，他認為他們能夠到達這間冬屋是偶然的。可是米薩這樣堅決地給自己追述功績，要跟他辯論是困難的。

「你怎麼認得往那裏去呢？」他說。「你不沿河走，我真的很害怕，那是多麼直呀。忽然，我想起，我們會迷路嗎？」

米薩輕蔑地吹一吹口哨。

「我也說過，我們會迷路呀！老弟，森林裏所有的徵候，我都認識。我們往那裏走呢？往東面嗎？呸，你根據各種東西來考慮一下吧。本來我們兩天可以走到那個地方的。可是，如果從巴西亞走去，然後打個彎往北方，那樣繞圈子，就整整要五天的工夫。是的，靠河的路，不管往那裏走，都是很明白的——全部灌木林都望得清清楚楚啦。」

「那我以後也來學習辨認各種徵候了。」舍利沙說。

他站在空地上，沉思地打量着那間森林裏的小屋子。從發黑的黃昏的陰影中看來，牠簡直就是一堆茂密的綠土丘啦。

「我一向還沒有在森林裏過夜呢，」他輕聲地說。

「我也是，」米薩回答。舍利沙驚奇地注意着他那不大自信的嗓子。

「喂，是不是屋子啦！」米薩突然喊叫起來。「去看看，那是什麼東西，」於是他朝準方向，通過空地，一直向小屋子走去。

舍利沙慢慢地在他後面跟着。

兩個孩子胆怯地跨過半打開着的門的門檻進去了。

低而寬大的床板，上面放着大堆乾草，幾乎佔去小屋子的一半了。右邊的角落裏，放着一隻頂簡陋的粗桌子：四條直直插進土裏的棍子，撐着兩塊薄板。三個大木墩子，代替了椅子。

「你看，甚至有了衣掛啦！」舍利沙指着釘進牆裏的小木釘。「而小火爐呢，就好像一隻小玩具，」他驚奇着，打量那小小的暖鐵爐。「讓我們今天在牠上面煮湯吧，好嗎？或者……」這時，他忽然大地打個呵欠，「或者明天來吧，現在想睡覺啦，」他說完話，就把拐杖往床板上一丟，在牠們上面躺起來了。「米薩，你看，這裏的乾草多軟呵，睡吧。要是把袋子放到腦袋下……」舍利沙把頭擱到袋子上，在柔軟的乾草上一伸，過了一會，就睡着了。

「提防……」米薩嘟囔着。

他把小袋子往床上一丟，就走到門跟前，拉着它，準備關起來。可是，這卻不是這樣簡單的：門，像這間奇異的小屋裏的任何東西一樣，是在老遠的年

代以前，被不知道用鐵的古人造成的。——牠不是靠活紐來開關，而是靠兩顆從上面和下面安進門框裏去的圓木柱子。由於老朽而歪斜了的木樑，是這麼緊緊地壓住門框，於是門提不起來了，即使米薩兩腳撐地，出盡全身的力量，用肩膀去扛也扛不起的。

「讓你試一下吧，」他氣得叫起來。「舍利沙，起來，有事啦！」

舍利沙沒有回答。

「舍利沙，起來呀！」米薩更大聲地說，隨即大步往小屋裏走去，瞎摸著，爬上床去了。「哎喲，你，多愜意啦！真的，在這裏是柔軟的，乾草是涼爽的。」

過了一會，整個小屋裏都靜寂了。米薩，忘了半開着的門，沒有留意，就跟舍利沙躺在一起，甜蜜地睡着了。

可怕的，抑揚的，充滿着哀怨的叫聲，在森林的黑夜裏響起來了。牠變得

越來越大聲，顯然是靠近來了。可是還不能確定牠從那一方面來的，好像牠從四方八面同時響起來一樣。

兩個孩子突然驚醒過來了。他們戰慄地扭縮成一團。

「米薩！」舍利沙輕輕地耳語，「這是什麼呢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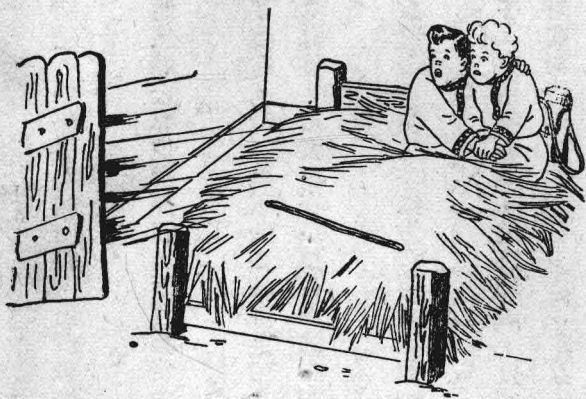
「不要響啦，」米薩同樣輕輕地回答，痛苦地握住舍利沙的手。「我們的門是打開的。但是關不攔來呀！」

可怕的叫聲又響起來了。現在牠叫得更近，而且更可怕了。兩個孩子隱匿在床上的一個角落裏，目不轉睛地望着那小屋子的黑門洞。

「米薩！」舍利沙請求說。「哎唷，米薩，我們跑吧！」

「往哪裏去呢？」米薩耽心地回答。「牠在什麼地方叫呀？」

可是叫聲轉到空地上來了，到小屋子跟前了，到門檻邊了。突然，在門內出現某種東西，隱隱約約地抓着木柱，帶着絕望的哀泣在小屋裏的地上轉輾着。現在，叫聲又混着嚇嚇聲，以及某種大的、沈重的拍擊聲，就好像帆船碰



不要響啦

到大風一樣。

舍利沙緊貼着牆壁，兩眼不離開門口，由於恐怖而發僵了。米薩緊緊地握着他的手。

「衝出去！」他突然大聲地指揮着，而且推着舍利沙的背，使他一下子衝到門檻跟前。

兩個孩子喪掉了魂魄，沿着黑暗的森林跑去了。

他們怎麼不粉身碎骨，怎麼不在這黑夜的逃亡中毀滅，他們自己是不能夠明白的。

在那可怕的叫聲還沒有消失在遠方以前，他們一直奔跑着。最後，舍利沙顛躓着，倒下了。

「我不能再跑了，」他喘着氣，結巴地說。

米薩停在他的身旁。

「讓我們在這裏等到天亮吧，」他說。「我們這樣會跑到世界的盡頭的。」

可是在這裏，兩個孩子還以為他們距離那不可知的，可怕的叫聲不很遠呢。他們坐到天發亮，在一根老松樹的大根中間，互相擁抱着，傾聽着，在每一聲響動中戰慄着。